

苗语称谓巫者之“bad deib”音义辨析

麻勇斌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 苗语对“专职巫者”的称谓“bad deib”, 是解读苗巫口传经典和相应仪式的基础概念。“bad deib”的“bad”, 语义不是有的专家判读的“父亲”, 而是“雄性”或词前缀; “deib”的语义, 不是“儿子”或“祖先”, 可能是“帝”, 即甲骨文里的“禘”。

〔关键词〕 “bad deib”; 音义; 辨析; 口语扭曲; 帝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1-0093-05

一、引言

苗语称谓“专职巫者”为“bad deib”, 汉字拟音可为: “巴帝”或“巴狄”。这是解读苗巫口传经典和相应仪式的基础概念。近年来, 有的专家学者对这个语词的音义做过阐释, 并用“巴岱”或“巴代”拟音。可能是对苗巫知识了解有限, 其所给出的音义是错误的。本文拟从苗巫知识“本体”的角度, 进行必要辨析。

二、此前著述对“bad deib”

音义释读述评

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 解释“bad deib”一词音义的学者, 主要是中国社科院的吴晓东研究员和吉首大学的陆群教授等。

吴晓东的《苗族祭仪“送猪”神辞·前言》, 有标题为“巴岱的含义”、“苗巴岱与汉巴岱的区别及其各自的仪式系统”两个部分, 专门分析苗文记作“bad deib”的“专职巫者”称谓的音义。他说: “巴岱(bax deib)有两种意思, 一是指举行祭祀仪式的人, 这又分为苗巴岱

(bad deib xongb) 与汉巴岱(bad deib zhal), 另一种意思是指祭祀的仪式, 当地苗民把举行这类仪式叫做‘做巴岱(chud bad deib)’或‘做鬼chud ghunb)’。”^{[1](P.2)} “至于‘巴(bax)’与‘岱(deib)’的原义是什么, 目前未见有文章分析。笔者从所收录的神辞以及其他资料分析, bax即‘爸’, ‘父亲’之意。神辞中巴岱自称‘代寿(deb sheub)’、‘果岱(ghot deib)’和‘巴岱(bax deib)’。”^{[1](P.2)} 书中引用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第491页里面的句子: “denb doub nis guae ad deb sheub, denb las nis yaot bax deib”, 继续阐释说: “苗族东部方言区神辞的最大特点就是句子都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在这一对偶句中, ‘巴岱’对应的是‘代寿’, 其中‘代(deb)’是‘子’的意思, 那么, 与‘子’对应的‘巴(bax)’就应该是‘父’的意思。”^{[1](P.2)} 还继续引用其第490页里面的句子: “wel doul deb sheub, wel lot ghot deib”说: “这两句显然是对偶句, 与deb(子)对应的是ghot(老)。从这两组对偶句,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巴岱’的‘巴’是原意为

〔收稿日期〕 2015—03—11

〔作者简介〕 麻勇斌(1963—), 男(苗族), 贵州松桃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苗族巫文化; 乡土建筑文化; 民族文化产业。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巫文化经典研究”(项目编号: 11XZ014)研究成果之一。

‘父亲’、‘老人’或‘大人’，应该不会有错。但是，并不是很确切，按汉语‘师傅’、‘师父’两词以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把bax引申为‘师’可能更为恰当。”在引用石启贵先生记录的资料之后，吴晓东研究员断定：“那么，deib也就应该是‘祖先’的意思。”^{[1] (P.4)}

陆群等发表在凯里学院《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的《原生性宗教与生态系统维护——一小禾库村水井的变迁为例》认为：“腊尔山苗族历史上一直盛行‘巴岱’原始宗教，该宗教以其宗教活动的巫师‘巴岱’而得名。‘巴岱’苗语音为bax deib，‘bax’”即‘爸’、‘父亲’之意，‘deib’是祖先、祖宗的意思。”^{[2] (P.138-139)}

以上关于“bad deib”音义的阐释，可能不正确。

三、对“bad deib”的错释 引发的谬误

在关于苗族“bad deib”文化现象调查研究的成果中，已经存在可能误导读者的谬误，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由于不能解释与“bad deib”有关的语词，在翻译注释苗巫口传经典时舍弃了一些重要的内容。例如，在麻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祭日月神卷》的第11页，有一排记录口述经文的巫者的“祖师名字”，每个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双音节词。这些词分别是：“苟剖”、“苟粹”、“苟大”、“苟耐”等。整理译注者将“苟剖”译成“祖父”；“苟粹”译成“伯父”；“苟大”译成“外祖父”；“苟耐”译成“岳父”。这样翻译，只翻译了巫者称谓师尊中的“亲缘辈分称谓”，即用汉字“剖”、“大”、“粹”、“耐”拟音的苗语语义，最为关键的单音词“苟”的语义，被删除了。这是因为不知道巫经语境中的“苟”这个单音词的语义造成的。

2. 由于没有弄懂与“bad deib”有关的一些语词的语音语义，而错解苗族巫者、巫事的分类。吴晓东《苗族祭仪“送猪神辞”·前言》，列有一个标题叫做“‘送猪 (songt nbeat)’与‘吃猪 (nongb nbeat)’的区别”，认为“吃猪 (nongb nbeat)”与“送猪 (songt nbeat)”不是

一回事，说“民间对一些祭祀仪式的称呼，比较随意，以猪为祭品的祭祀仪式都容易被称为‘吃猪’。如此说来，在苗族东部方言区，至少有包括‘送猪’在内的三种祭祀仪式可能被称为‘吃猪 (nongx nbeat)’。不加注意，极易容易混淆。”^{[1] (P.20)}还对《花垣苗族》一书关于“吃猪”巫事的记述进行判断：“从其描述来看，这里讲的应该是‘吃猪’而不是‘送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吃猪’也喊‘背祭肉的来了，同姓者回避！’不知道这里由于‘吃猪’与‘送猪’两种仪式相互产生了影响，还是由于编者不明了‘吃猪’与‘送猪’是不同的祭祀，故将二者的材料合并。”^{[1] (P.26)}这是错误的判读。苗族民间用“nongx nbeat (吃猪)”对巫事进行称谓，是从“吃”的角度建立概念；用“songt nbeat (送猪)”对巫事进行称谓，是从事主献给神灵的主要祭品的角度建立概念。这些概念方式，都不是从苗族之巫的“本体”出发，都是“外部视角”的概念。

四、“bad deib”的语义问题

“bad deib”的语义，是古时赋予和确立的，十分深奥，不易识得。

如上所述，有专家学者判断，“bad deib”的“bad”的语义是“父亲”，“deib”的语义是“儿子”，两个单音词连在一起而形成的“bad deib”的语义是“父子”，引申为“传承”。这种解释，是依据日常用语中“bad”与“deb”的表层语义，凭音赋义，不可信。

第一，作为描述亲缘关系的名词“bad” (有的读作“dax”)，其语义并非只是“父亲”。在苗语中，“bad”有偶联词，苗文记作：“mat”，汉字拟音：“玛”。也就是说，作为亲缘关系的称谓，“bad”与“mat”可以互换使用。这两个词的语义，是“父辈”。从苗族大量口头文献和日常用语对“bad”的使用可以看出，这个词的语音，虽然同“爸”字的语音及“父”字的古音基本相同，但其语义不是专指“父亲”。在很多情况下，它还指“叔”、“伯”等长辈。这说明“bad deib”中的“bad”，即使它的语义是用来说明亲缘关系，也不一定就是“父亲”。如果“bad deib”的“bad”的语义是“父亲”，那么，它可以用其偶联词“mat”替换。

也就是说，“bad deib”也可以记作“mat deib”。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话，在苗语地区，所有听见“mat deib”这个语词的人都会认为，它的语义，是一位名叫“deib”的属于称呼者的叔伯辈分的男人。仅此可断，将“bad deib”的“bad”的语义说成“父亲”，不可信。

第二，“bad”在日常用语中，更多是指“雄性”。从苗语对“bad”的使用情况来看，其语义中的“父亲”这一层，是从“雄性”这层语义延伸出来的。

第三，“bad”这个语音，在苗语中还有两种用途。一是作动词用，意思是：接近、粘合、贴近。二是作词前缀，没有实际意义。

如果只知道“bad”的语义是“父亲”，则说明，解释这个苗语词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苗语“bad”的语义。到此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听见并记录的是“bax deib”，或是“beax deib”，不是你所谓的“bad deib”。如果是这样，就是对口语表述会扭曲语词本音的现象缺乏认识了。“bax deib”或是“beax deib”，都是苗语民间的口语表述。这两种表述，同巫者在经文中的表述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苗语对“专职巫者”的称谓，准确的苗文读写应该是：“dad deib”。

笔者认为，“bad deib”中的“bad”，在近现代的苗语中，可能是一个词前缀，没有实际意义。理由是巫者在操持巫事的过程中，会不断重申自己的这个身份，他们说自己是“bad deib”的同时，也说自己是“ghob deib”、“ghob sheub”，有时只说自己是“deib”或“sheub”。掌握苗语构词法的人都知道，“ghob deib”中的“ghob”是个词前缀，没有实际意义。这说明，在巫经的表述中，“bad deib”与“ghob deib”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bad”就只能是没有什么实际语义的词前缀。

笔者同时还认为，“bad deib”的“bad”，在古代，尤其是在父系社会制度已经确立，但母系社会的传统制度还不时形成挑战的上古时代，语义可能是“雄性”。这个语义的成立，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最初的“deib”，即巫事活动，是女性的专职。苗族之巫，在开初时期是不是经历过“母系社会”，笔者无法进行确切的判断。如果最初的“deib”是由女性发明和掌控，那么，“bad deib”的“bad”的语义，就是“雄性”，

为的是区别于“母系社会”巫者的女性“正统身份”。随着父系社会制度的完全形成和稳定，“bab deib”成了“父系社会”的男性之巫的专用词，“bad”的语义才逐渐变成于“deib”而言极不重要的发语词。使得这一判断可能成立的依据至少有三个：一是苗族“bad deib”的毕业大典，须妇女赐予令巾。通常，一个巫者经过三年五载向师傅学习后，要举行毕业大典，俗称“迁阶”。经此仪式，巫者从此由平常百姓晋升为掌管很多阴兵阴将的“大官”。这个典礼，有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就是巫者的所有至亲中的女性，各自要为巫者绣一片旗状的绣片，送给巫者，束在一根用枫木制成的短棒上，或绑在他的铜铃手柄的套环上，巫经称之为“mod nqint”，或“mod njiub mod nqint”。没有若干妇女赐予令巾，巫者就不可能成为掌管兵马的“大官”。可见，在古老的规约中，男人要成为真正的巫者，必须得到女性的“授权”。二是苗语关于亲缘关系的传统划分方式以及相应的称之为语义，存在“母系社会”的文化根基。三是《易》说，“兑”为巫、为妇人。这说明，这个用“兑”字来记述的一个与巫有关的语音，古代的语义与“女性”紧密联系着。

笔者判断，“bad deib”中的“deib”，语义不是“儿子”。上文在说明“bad deib”的语音时，事实上已经说了，吴晓东、陆群等专家学者，之所以那些把“儿子”作为“deib”的语义，是因为把“deib”读成“deb”，继而把“deb”在日常用语中的语义有“儿子”这一层，套进“deib”的语义中。这是由语音释读错误而导致的语义释读错误。“deib”的语义非但不是“儿子”，而且也不是“deb”这个语音在日常用语下的“孩子”、“小”等语义。巫者在操办巫事的过程中，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至于人神之上，是人神官司的“判官”，其自称不可能是“儿子”。在操作巫事的过程中，巫者要不断向人神重申自己是“deib”。如果“deib”的语义是“儿子”、“孩子”、“小”的话，拥有无数阴兵阴将和无边法力的巫者，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要重申自己这种低贱的身份？向谁重申自己这种低贱的身份？

同样可以肯定，“bad deib”中的“deib”的语义不是“祖先”。极为简单的道理是，在操

作巫事的过程中，巫者要不断向人神重申自己是“deib”。如果“deib”的语义是“祖先”的话，他们是在说自己是谁的“祖先”？难不成是举办巫事的事主的“祖先”？如此，整个巫事且不是都在羞辱事主吗？

五、“deib”的语义分析

笔者认为，“deib”的语义，沉淀在苗巫知识体系的深处，与日常生活用语的联系缺乏，不易找到释读其语义的参照，必须深入苗巫知识体系之中，同时必须超越苗巫知识体系的视野，既能够对苗巫知识体系进行环视，又能够站在超越苗巫文化现状的视角进行全景式观察，对与之可能建立关系的文化信息进行分析，使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观感、判断能够相互印证、相互贯通，从而形成可靠的证据链，才能提出它的义项并阐释。显然，这需要篇幅较大的铺垫性的叙述和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所以，本文只好把结论直接表述出来，并对其合理性作简要说明。

“bad deib”的“deib”，这个语音，在初始时期的语义应是“生火”，继而成为“善于生火者”的尊称、专称，继而演变成“祭司”的专称，再演变成“掌管沟通人神、维护安全事务的首领”的尊称、专称，语义最后锁定为：“帝”。换言之，“deib”的语音语义，应是古代“帝”字的语音语义。笔者提出这个猜想，有四个方面的依据：

一是巫者自称的“deib”，有一个偶联词（骈俪词）：“dud”（汉字拟音：督，语义是：“官吏”，即“督”）。“dud”这个称谓多次出现在“祀雷”巫事中的“说雷”。这个环节是“祀雷”巫事的核心内容，由主祭巫者和代表理老的另一位巫者合作演绎，参加观看的刀手、鼓手等，熟悉礼数的在场人等，在两位巫者对话的过程中，要按照程序规定帮腔。进行“说雷”时，主祭巫者和理老，彼此称谓对方为“deib”和“dud”。其用语格式是：“Mex deib pud songb, mex dud pud sead”。这个偶联句的意思是：“你这个说理的 deib, 你这位论理的 dud。”在日常用语中，作为名词的“dud”，语义是“官”，音义与“督”字同。“deib”作为“dud”的偶联词，其语义应当也是“官”，否则无法与“督”形成偶联。按照苗语偶联词组成的规律，“deib”

的语义若是“官”，其位置要先于“督”，权力也要大于“督”。

二是苗族巫者无论举行什么巫事，开始都是烧一堆火，而且，巫经开篇都要唱说巫者一到达事主的家，就烧起三堆烟火，生成烟雾弥漫大地。苗语称谓“生火”为：“deid”，汉字拟音：“低”，语音跟巫者自称“deib”极近。

苗语存在一个以“d”为辅音的与“火”有关的语音丛，辅助证明“deib”这个词，有可能是苗语称谓“生火”、“引火”、“燃烧”等的初始语音；“sheub”这个词，有可能是苗语称谓“引火之物”的初始语音。也只有“火”为介质的语音中，苗语词“deib”和“sheub”，才具备互为偶联词的基础。

笔者认为，在学会使用“火”的古代，掌握火的生发技术的人，是能够给部落带来温暖、安全、美味熟食的人，必定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富有神性的人。假如“deib”的语义是“生火”或“火”，“sheub”的语义是“引火物”、“燃烧”的话，“deib”或“sheub”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文化就有了合理的知识作基础，就有了合理的逻辑作支撑。

三是苗语单音词，尤其是古语词，都有音义相同或相近的上古文字与之对应。可以初步判断，上古苗语同上古汉语的大量语词，音义应该是相通的；苗语词，尤其是那些已经不常使用的语词的音义，可以通过上古汉语参照，得到合理解读，还可以使音义不常使用的上古文字里面的一些文化内容得到超越汉语的信息释放。

笔者查阅一些甲骨文字典发现，“帝”字的语义始点是“火”，与祭祀有密切关系。

“帝”字的初文是“禘”字。《汉字形义演释字典》对“帝”字的字形及本义注释说：这个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像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柴，准备点燃以祭天，即禘祭。小篆作了较大变化，其下部讹变成‘巾’。《甲骨文字典》：‘像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初文。后引申为天帝之帝及商王称号。‘帝’的本义是‘禘祭’。”^{[3] (P. 836)}《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对“禘”字注释如下：“从示、从帝，示与帝都与‘神’有联系。《甲骨文编》：‘卜辞用帝为禘。’（第9页）本义是禘祭。《说文》：‘禘，祭也。从示帝声。周礼曰五岁一禘。’”^{[4] (P. 16)}《新编甲

骨文字典》对“帝（禘）”有如下注释：“像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之初文，引申为帝，看参。”^{[5] (P. 7)}

这些记述表明，“帝”的初始语音语义，与苗语对“专职巫者”称谓的“deib”之语音语义相同。

[参考文献]

- [1] 吴晓东. 苗族祭仪“送猪”神辞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2.
- [2] 陆群、焦丽锋、李美莲、苏胜平. 原生性宗教与生态系统维护——小禾库村水井的变迁为例 [J]. 凯里学院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1, (2).
- [3] 王朝忠. 汉字形义演释字典 [M]. 河南: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8: 836.
- [4] 马如森. 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16.
- [5] 刘兴隆. 新编甲骨文字典 (新增版)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7.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Title of Witch in Miao Language

MA Yong-bi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iyang, Guizhou 550002)

[Abstract] “bad deib”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title of the full time witch in Miao language which is a basic concep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al tradition and rituals of Miao witches. “bad” means “male” or is used as a prefix rather than “father” interpreted by some experts, while “deib” means “god” which is spelled as “禘” in oracle bone script, rather than “son” or “ancestor”.

[Key words] “bad deib”;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ral mistake; god

[责任编辑 贾仲益]